

張永言先生著作集

詞彙學簡論
訓詁學簡論

(增訂本)

張永言◎著



張永言先生著作集

詞彙學簡論
訓詁學簡論

(增訂本)

張永言◎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詞彙學簡論 訓詁學簡論/張永言著. —增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1

(張永言先生著作集)

ISBN 978-7-309-11053-1

I. 詞… II. 張… III. ①漢語-詞彙學②訓詁 IV. H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85973 號

詞彙學簡論 訓詁學簡論(增訂本)

張永言 著

責任編輯/宋文濤

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 200433

網址: 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門市零售: 86-21-65642857 團體訂購: 86-21-65118853

外埠郵購: 86-21-65109143

山東鴻杰印務集團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8.75 字數 215 千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053-1/H · 2403

定價: 32.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部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張永言，當代著名語言學家，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四川省語言學會會長、四川大學漢語言研究所名譽所長。1990年獲“五一”勞動獎章，為第七、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對語言學、漢語、詞彙學和漢語史均有精深研究。著有《詞彙學簡論》、《訓詁學簡論》、《語文學論集》等，主編《簡明古漢語字典》和《世說新語辭典》。

詞彙學簡論

(增訂本)

弁　　言

詞彙學是當前需要加強的薄弱學科。我國傳統研究詞義的訓詁學，偏重考釋古書字義，力求打通文字、音韻、訓詁的界限，進行形、音、義的連貫研究，藉以探討字源，成績卓著。但迄未建立完整的詞彙學體系。由於缺乏現代詞彙學的理論指導，因而對古代漢語代表著作的詞彙研究，唐宋以來白話詞彙研究，以及編纂各種詞典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都沒有系統地展拓。

詞是音和義結合的符號系統。研究語言符號的意義，一般都以詞為基本單位。詞的意義的體現，則有事物、思維和語言結構三者。因而詞的基本分類，則有客體、特徵、狀態和代替之別。據此研究，一在抓詞的理據，二在抓詞的變化，考察哪些意義變化引起哪些形式變化和哪些形式變化引起哪些意義變化，即通過詞的結構分析，串連語音、形態、語義的內在聯繫和詞義系統相符的名詞，確定詞與詞間的語源關係，從而尋求詞根及其衍化軌迹。現代詞彙學的研究，不能再墨守傳統訓詁學的方式和方法，既要由上而下地從經籍遞推到大眾口語，又要根據大眾的詞彙逆溯到它們最初的來源。這樣，對詞形結構的分析，詞義發展的識別和語音衍化的探討，才能有所創獲。

詞彙的靜態描寫，有助於歷時詞彙學的研究，而精通詞彙的歷史發展，有利於對詞彙現狀的深透理解。當前推廣普通話，要求詞彙規範化，就要通過古漢語詞彙和現代漢語詞彙，普通話詞彙和方言詞彙，同義詞彙和同音詞彙的通盤研究，編寫一個漢語詞彙總表，指明哪個詞是通行的，哪個詞是方言或土語，確定哪一個應該作為漢語共同的標準詞，這是有待我們去積極進行的研究。

工作。

永言同志這本小冊子對詞彙學各關鍵問題都有所論列，取材廣泛，敘述精要，觀點新穎，適合作為普通詞彙學的入門向導，對漢語詞彙的研究也富有指導意義。故樂為之介紹。

嚴學容

1982年4月25日於喻家山

目 錄

| | |
|----------------------------|-----------|
| 第一章 序論 | 1 |
| § 1.1 詞彙學的對象和分科 | 1 |
| § 1.2 研究詞彙學的意義 | 2 |
| § 1.3 詞彙學的任務和方法論基礎 | 10 |
| § 1.4 詞彙學跟其他語言學學科的聯繫 | 13 |
| | |
| 第二章 作為語言單位的詞 | 19 |
| § 2.1 詞的定義 | 19 |
| § 2.2 名稱和事物的關係 | 23 |
| § 2.3 詞的“內部形式” | 25 |
| § 2.4 詞的分離性問題 | 31 |
| § 2.5 詞的同一性問題 | 33 |
| | |
| 第三章 詞的意義 | 38 |
| § 3.1 什麼是語義學 | 38 |
| § 3.2 詞的詞彙意義——詞義和概念 | 39 |
| § 3.3 詞的多義性 | 43 |
| § 3.4 詞的意義結構和詞彙意義的類型 | 45 |
| § 3.5 詞義變化的原因 | 51 |
| § 3.6 詞義變化的分類 | 54 |
| | |
| 第四章 詞彙體系中詞的類別 | 59 |
| § 4.1 詞彙分類的各種原則 | 59 |

| | |
|-------------------------------|--------|
| § 4.2 詞的語義分類 | 62 |
| § 4.3 地域方言詞語 | 65 |
| § 4.4 所謂社會方言詞語 | 76 |
| § 4.5 新詞和舊詞，基本詞彙 | 78 |
| § 4.6 外來詞 | 86 |
| § 4.7 詞的風格分化——口語詞彙和書語詞彙 | 90 |
| § 4.8 表情詞彙 | 94 |
| 第五章 同義詞、反義詞、同音詞 | 96 |
| § 5.1 同義詞的性質 | 96 |
| § 5.2 同義詞的分類 | 99 |
| § 5.3 同義詞的來源和作用 | 101 |
| § 5.4 反義詞 | 102 |
| § 5.5 同音詞 | 105 |
| 第六章 熟語 | 112 |
| 附錄 一部有中國氣派的詞彙學專著 | 世曉 121 |

第一章 序論

§ 1.1 詞彙學的對象和分科

1.1.1 任何語言都有自己的語音系統、詞彙和語法構造，語言的這三個組成部分在語言學上都有相應的學科來進行研究。詞彙學就是其中以詞和詞彙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所謂詞彙就是語言裏的詞和詞的等價物（如固定詞組）的總和。詞彙中包括實詞和虛詞，詞彙學的研究重點是實詞。因為有的虛詞詞彙意義已經弱化，有的甚至完全失去了詞彙意義，只剩下語法意義，所以它們主要是語法學研究的對象。

1.1.2 在中國語言學史上，詞彙的研究比語音和語法的研究都開始得早，這就是所謂“訓詁”。最古的一部訓詁書《爾雅》寫成於西漢時代。到了清朝乾嘉時代，訓詁學更有了高度的發展，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等人把這門學問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此外，我國的詞典編纂工作開創之早與規模之大也是舉世聞名的。

歐洲語言學發展的情況與此不同，開始得最早的是語法的研究。語音和詞彙的研究在長時期內只是語法學的附庸。到了19世紀，語音學和詞彙學才逐漸成為獨立的語言學學科。但是跟語音學和語法學比較起來，詞彙學直到今天還是比較落後的。

1.1.3 詞彙學通常分為普通詞彙學和個別語言詞彙學。普通詞彙學是關於詞和詞彙的一般理論的學科，是普通語言學的一部分；個別語言詞彙學是研究一種具體語言的詞和詞彙的學科，

如漢語詞彙學、英語詞彙學等。普通詞彙學和個別語言詞彙學是相互依存、彼此聯繫的；前者是在後者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反過來又有指導後者的作用。

個別語言詞彙學又可以分為歷史詞彙學和描寫詞彙學。前者研究語言的詞彙在歷史過程中的發展，後者研究在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一般是指現階段）語言的詞彙系統的狀況和特點。自然，二者也是相互為用，不可以截然劃分開來的。

對於某一發展階段上的語言體系的描寫和研究又叫共時的或靜態的研究；對於語言體系及其各個組成部分在歷史上的發展變化的研究又叫歷時的或演化的研究。“共時性”（synchronie）和“歷時性”（diachronie）這兩個概念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裏首先提出來的^①，在現代語言學上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正確地理解和處理共時性和歷時性的關係，既認識到二者的區別，又認識到其間的聯繫，對於任何語言學研究，包括詞彙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 1.2 研究詞彙學的意義

1.2.1 語言是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也是社會鬥爭和社會發展的工具，因此語言學和它的分科詞彙學具有重要的社會實踐意義。許多實際語言問題以及跟語言有密切關係的文學、哲學、歷史學和地理學上的問題都需要詞彙學的幫助才能解決。下面我們簡單談談詞彙學對於語言規範化、文字改革、語文教學以及對於文學和史學研究的意義。

1.2.2 現代漢語規範化是 1955 年就提出來而至今仍須努

^① 索緒爾對“共時”和“歷時”的解釋是：“有關我們這門科學的靜態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時的，涉及演化的一切都是歷時的。”“共時和歷時分別指一種語言狀態和一種演化情況。”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3^e éd, 1931, p. 117。漢譯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19頁。

力進行的一項語文工作。在這項工作中，詞彙的規範化是一個重要方面，而要解決詞彙規範化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就離不開詞彙學理論的指導。比如，我們要解決古詞語（文言詞語）規範問題，就必須研究詞彙學上有關詞彙類型和同義現象的理論，特別是要瞭解詞的文體特徵、風格色彩和修辭效果，以及漢語詞彙的現狀和歷史。只有這樣，才能確定在不同的場合古詞語運用的適當與否，從而分別加以棄取，純潔和豐富我們的語言。

又如外來詞規範問題。吸收有用的外語詞作為漢語中的外來詞，這是豐富我們語言的途徑之一。可是由於過去借用外語詞的方式（如音譯、意譯等）和音譯用字都非常紛歧，同一個外語詞常常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漢語裏（如 logic 一詞有“邏輯”、“名學”、“論理學”、“理則學”等譯名，cement 一詞有“水門汀”、“土敏土”、“洋灰”、“水泥”等譯名），從而造成詞彙中的混亂。目前外來詞規範化的主要任務在於確定吸收外語詞的方式，包括音譯的方式，而要解決這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就必須研究詞彙學上有關詞語借用的理論、漢語的詞彙構成及其發展規律，特別是外來詞的發展規律。

在語言規範化工作中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吸收人民群衆的方言口語，以不斷豐富發展我們的語言。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做大量的實際工作，如民間方言詞語的收集整理和比較研究等等，而這些工作的進行是處處都需要詞彙學知識的幫助的。

最後，詞彙規範化工作的階段性成果應當體現在規範性的詞典當中。詞典編纂法是詞彙學理論的具體應用。我們要做好詞典編纂工作，就得掌握普通詞彙學的重要原理和漢語詞彙學的全部內容。

1.2.3 文字是語言的書寫形式，所以進行文字改革工作，特別是拼音化工作，不僅要有文字學的知識，而且需要語言學的幫助。漢字改革的目的是為漢語創立拼音文字。所謂創立拼音文字就是用音素字母來拼寫語言裏的詞並製訂一套比較完善的正

字法規則^①。製訂漢語的拼音文字正字法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分詞書寫（或稱“詞兒連寫”）和同音分化兩個問題。這些問題都跟語言學特別是詞彙學有密切的關係。

跟現行漢文一樣，某些外國古文字，如梵文、古希臘文，以及某些現代文字，如日文，也是不分詞書寫的。文字不分詞書寫，會增加學習和應用語文的困難，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點。比如，我們初學日文，有時會弄不清文句裏詞的起訖，連查詞典都有困難，原因就在這裏。漢語是我們的母語，我們從小看慣了漢文，平常不覺得不分詞書寫有什麼不便。但是我們聽語文水平低的人唸書報有時會“破詞”，就不難發現問題的存在。至於閱讀典籍，漢文不分詞書寫的弊病更會突出地顯現出來^②。試看下面兩段文字：

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核澤予昌州州饋
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悶隨河湖（《說苑·善說》）^③

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並號俟斤蒙陳吐如
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
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康國北

① 參看周有光《漢語拼音文字的正字法問題》，《中國語文》1959年9月號。

② 參看魯迅《不懂的音譯（二）》，《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20—121頁。

③ 參看泉井久之助《論劉向〈說苑〉卷十一的所謂越歌——與占語（čam）的關係》，《言語研究》22/23, 1953年, 第41—45頁；韋慶穩《〈越人歌〉與壯語的關係試探》，《民族語文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3—46頁；許友年《試論〈越人歌〉的原文和譯文》，《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下），第78—80頁；陳掄《越人歌新探》，《歷史比較法與古籍校釋》，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張民《試探“越人歌”與侗歌》，《貴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周流溪《〈越人歌〉解讀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5頁；Izui Hisanosuke《劉向「說苑」卷十一の越歌について》，《言語研究》22/23, 第41—45頁, 1953；許羅莎譯《關於劉向〈說苑〉第十一卷中的越歌》，《外國語言與文學》1983年第1期，第60—63頁；Zhengzhang Shangfang（鄭張尚芳）：“Decipherment of Yue-Ren-Ge (Song of the Yue Boatma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東亞語言學報》），Hiver 1991, Vol. 20 n°2, pp. 159—168。

傍阿得水則有訶哩曷截拔忽比千(《隋書·鐵勒傳》作“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等(《北史·鐵勒傳》)^①

將來的漢語拼音文字必須分詞書寫，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漢文沒有分詞書寫的傳統，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在這方面將會面臨許多複雜的問題^②。首先它得解決怎樣區別詞和非詞^③、怎樣劃定言語裏詞和詞的界限的問題。只有較好地解決了諸如此類的問題，才能製訂出既合理又適用的分詞書寫的規則，這就需要結合實際深入研究詞彙學的理論，特別是有關詞的本質和特徵、詞的分離性和同一性以及構詞法的類型和規律等基本理論。

漢語的詞音節構造比較簡單，又由於長期使用形意體系的漢字，人們造詞往往不考慮語音問題，以致詞的同音混淆比較嚴重，例如：修養～休養、粵劇～越劇、驕氣～嬌氣、形式～形勢、地域～地獄、出版～初版，等等。因此同音詞分化也成為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的一個重要課題^④。同音詞分化法所研究的主要點是：怎樣減少同音詞，怎樣使一些有區分必要的同音詞在書寫形式上區分開來。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藉助於詞彙學上有關同音現象的理論，對語言裏同音詞的性質和來源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1.2.4 詞彙學知識對於語文教學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够幫助教師解釋詞的意義、用法和修辭特點，闡明詞語的構成以及詞與詞之間的關係和聯繫，這樣就可以使學生較有系統地掌握語言的詞彙材料，準確地理解和運用詞語。

相反，如果語文教師缺少關於詞彙和詞彙學的知識，在教學中不重視詞和詞義，那就會造成各種錯誤。例如，曾經有人把杜

① 參看岑仲勉《隋唐史》上冊，中華書局，1982年，第52—56頁。

② 參看陸志韋、蔣希文《拼音漢文聯寫問題》，《中國語文》1954年2月號；周有光《分詞連寫法問題》，《中國語文》1959年7月號。

③ 參看林漢達《什麼不是詞兒——小於詞兒的不是詞兒》，《中國語文》1955年4月號；又：《什麼不是詞兒——大於詞兒的不是詞兒》，《中國語文》1955年5月號。

④ 參看周有光《同音詞分化法問題》，《中國語文》1959年8月號。

牧《山行》詩“停車坐愛楓林晚”的“坐”講成“坐下來”，把杜甫《春望》詩“家書抵萬金”講成“家裏的書值一萬塊錢”，把李煜《虞美人》詞“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的“朱顏”講成“(雕闌的)朱紅顏色”，就是由於不注意同音、多義和古今詞義的異同而致誤。

構詞法的知識在詞彙教學上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學生熟悉了語言的構詞成分和構詞法規則，就能夠由已知推未知，把新學的材料跟已經掌握的材料聯繫起來。這對於擴大學生的詞彙量顯然有很大的幫助。在外語教學上尤其如此。

此外，詞彙學知識對於文學作品語言的分析也是必需的。教師只有具備了這方面的知識才能講明作家所選擇的詞的文體色彩、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是怎樣的，才能講明詞的選擇跟作品的藝術風格和思想內容的關係是怎樣的等等問題。

1.2.5 文學是以語言作媒介的藝術，而詞彙是語言的“建築材料”，文學跟詞彙學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高爾基說：“一個作家、藝術家對於我們豐富的語言的全部詞彙必須有廣泛的認識。”^①全民語言的詞彙是取之不盡的寶庫，作家的能事就在於善於利用這個詞彙寶庫，從中選擇和提煉富有表現力的東西來充實作品的語言，並形成自己特殊的言語風格。那麼，作家在選擇詞語的時候應當根據一些什麼標準呢？為了豐富作品的語言，他應當怎樣去利用全民語言的詞庫可能提供的各種表現手段呢？具體地說，作家應當怎樣去利用語言裏的古詞語、新詞語、外來語、方言、土語、俗語、俚語、專門術語以及成語典故等等詞彙材料呢？不言而喻，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詞彙學的知識將是大有幫助的。

1.2.6 語言直接反映社會的變化，特別是語言的詞彙對於社會的變化最為敏感：政治和經濟、文化和教育、科學和技術、思想和道德各方面的變化無一不在詞彙中有所反映。詞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我們通過語言詞彙的分析研究就能夠看出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來。

^① 轉引自《文學語言中的幾個問題》，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第6頁。

比如，近三十年來我國在政治、經濟、文教、科技各方面的變化在漢語詞彙的變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①。一些舊詞消亡了，大批新詞產生了，其中有的又隨即消失了；許多詞的意義、色彩或用法也有了改變；屬於不同詞彙類型的詞也有了轉化，例如有的方言詞轉化成了全民通用詞，有的專門術語加入了一般詞彙的行列；等等。

如果我們從詞彙學的角度（按照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思想、道德等項目，或者按照分得更細的項目，如農業、工業、財貿、交通、醫藥衛生等）就三十年來（還可以再分成幾個時期或階段）漢語詞彙發展變化的情況進行詳密的研究，就不難勾勒出我國當代社會的部分面貌來。

若是研究一個民族的古代歷史，那就更加用得着詞彙學（特別是歷史詞彙學）的知識。正如當代語言學家豐克（Wilfred Funk）在《詞的來源和它們的傳奇故事》（*Word Origin and Their Romantic Stories*, 1950）中所說：“詞彙也像個小窗戶，通過它可以熟悉一個民族的過去。”有時候在缺乏其他史料的情況下，語言材料（主要是詞彙材料）就成了研究古代歷史上某一個問題的重要依據甚至是唯一依據。

把語言材料應用於古代歷史的研究，在西方創始於德國語言學家雅各·格林（Jakob Grimm, 1785—1863）。他的著名論點是：“我們的語言也就是我們的歷史。”^②“關於各個民族的情況，有一種比骨殖、工具和墓葬更為生動的證據，這就是他們的語言。”^③馬

① 參看王還《建國以來漢語詞彙的變化及其原因》，《語言教學與研究》1982年第3期。

② J. Grimm: *Kleinere Schriften* (《小品集》) 第1冊, 1864, S. 290. 轉引自阿巴耶夫 (B. И. Абаев)《語言史和民族史》，《民族問題譯叢》1957年第12期，第13頁。美國語言學家帕默爾 (L. R. Palmer) 也說：“語言忠實地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全部歷史、文化”，語言“是歷史的寶庫”。見所著《語言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 1936)，漢譯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9、148頁。

③ J.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德語史》), 1880, S. 4. 轉引自阿巴耶夫文。

克思和恩格斯很贊同這種研究方法，並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應用。例如馬克思就曾經根據雅利安語(Aryan)的不同方言中有馴養動物(家畜)的共同名稱但沒有穀物或栽培植物的共同名稱這一詞彙現象來論證“雅利安人之發現和種植穀物後於牲畜的飼養”^①。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裏也時常對一些表示重要的政治、社會概念的詞(如指“君王”的拉丁語 rex、德語 König 和 Fürst)進行比較、分析，作為古史研究的佐證^②。

分別來說，歷史詞彙學的知識能夠幫助解決古代民族史上如下三方面的問題：1) 民族的起源，即一個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過程如何，它跟哪些別的民族有親屬關係；2) 民族的文化歷史，即一個民族在各個歷史階段上的文化水平及其主要特點如何；3) 民族間的互相交往和影響，即一個民族在歷史上跟哪些別的民族發生過關係，它受到過它們哪些影響，又對它們有過哪些影響。

解決頭一個問題主要依靠基本詞彙的材料，而解決後兩個問題就還要利用一般詞彙的材料，因為一個民族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點及變化都會在語言的詞彙中留下它們的痕迹。

下面我們試就漢語史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歷史詞彙學跟民族文化史和民族文化交流史的關係。

假如我們要想知道我國周秦時代染織技術的發展水平，那麼當時語言裏所有的關於這方面的詞彙就是一項重要的研究材料。對這些材料加以分析研究的結果表明，當時的染織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赤色的染織有絳、紺、纁、綵、綉、繒、綰七種；赤色跟別的顏色混合的有緹、縗、紫、紅四種；青色的有纈、藍、綢三種；青色跟別的顏色混合的有紺、縩、綠、絹、綴、縷六種；黃色的有黃、綵兩種；黑色的有緇、纁兩種——一共有二十四種不同染色的織物。從其中赤色的品種特別多還可以考見當時的風尚，古書所說“周

① 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2—123、145頁。